

實用新聞學

謝 六 逸 編

上海市私立申報新聞函授學校講義

實用新聞學目次

謝六逸編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新聞學的性質	七
第三章	新聞的急義	一二
第四章	新聞的職能	一
第五章	新聞的進化	二三
第六章	新聞記者	三三
第七章	新聞的要素	四三
第八章	新聞記事的分析	九一
第九章	新聞記事的構成	一七七
第十章	「標題」的寫作	一九九

第十一章	「撮要」的寫作	一一三
第十二章	「正文」的寫作	一三三
第十三章	混合編輯	一五七
第十四章	硬軟兩性新聞的編輯方針	一六三
第十五章	副(附)刊編輯	一六九
第十六章	地方版編輯	一七三
第十七章	評論	一七七
第十八章	採訪	一八一
第十九章	新聞發行	一九一
第二十章	結論	二〇三

實用新聞學

第一章 緒論

我先對諸君講一個故事：

從前美洲有兩個黑人打架，結果鬧到裁判所裏去了。裁判官先問某甲道：「你們為什麼打架？」某甲答道：「他動手打我。」裁判官便問某乙：「你為什麼打人？」某乙說：「他罵我。」裁判官又問：「他怎樣罵你呢？」某乙答道：「他在三年前罵我做河馬，所以我今天打他。」裁判官發怒道：「他在三年前罵你，為什麼到今天才打他呢？」某乙答道：「他罵我的時後，我不懂得『河馬』是什麼樣子，今天我看見『河馬』，實在是一種很醜陋的動物，我記起三年前他罵我的話，所以我非打他不可。」

故事只說到這裏為止。某乙在三年前被某甲罵做河馬，他沒有什麼不平就是他不知道河馬。由此看來，「知」實在是一樁最要緊的事。我們每天要看報紙，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求知」。

我從前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其中有兩段重要的話，現在引用如下：

『假使一個人隱居在深山大澤，不願意做一個「社會人」，那麼，不看報也是可以的。但是這種人和野蠻人有什麼差異？文明人是沒有一天不看報的，並且在每天很早的時候就想看它。因為「看報就是看社會」，新聞記者從社會裏蒐集了許多材料，經過他們的整理安排，作成報紙，再將它送還社會。所以可以說，報紙上記載的，就是提煉過的社會。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不能經驗人世間的各種生活，也不能把所有的知識都吸收在腦裏。我們每天只費少許的時間，打開報紙一看，那上面便有着鮮明的社會的縮圖。它能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生活是悲慘的，什麼樣的生活是快樂的；現在的世界是怎樣的狀態，現在的學術進步到怎樣的地步。我們兒時在小學校讀書，除開國文、算術之外，還得讀歷史、地理。現代的報紙，就是人生的地理教科書，人生的歷史教科書，社會教科書等等。它能指導青年，它能指導成人，甚至於隱居在「菟裘」裏的封翁，它也能暗中指導，只有無知無識的野蠻人，和它不發生關係。』

「報紙的本身，無論對於那一個階級，都有很大的貢獻。它的內容，包含各種材料，供給兒童，青年，成人，以及從事凡百事業的人閱覽。所以它是兒童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一種鋒銳的利器。學究們編輯的教科書，有適合於青年的，但未見得就適合於成年人，若在報紙，它所包羅的資料很多，可以供給大家的採擷。並且那些資料，常是最新鮮的果實。他的文字是很明朗的，趣味是很高尚的，所以大家在看報時的愉快，遠過於誦讀一切的書籍。」

報紙的機能，決非我這幾句話所能說盡的。不過借此可以明瞭吾人求知，尤其是求「新知」——例如把握現在世界大勢，國家，社會，學術的情況，最適宜的方法是看報紙。讀書所得的是屬於過去的，至少是一年半載以前的，而讀報則爲此刻現在的知識，活鮮鮮的知識。

我國的「言論界的驕子」梁任公氏曾經做過一篇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見飲冰室文集卷十七），在這篇文章裏面他論到「報館的責任」，他說：「報館者政本之本，而教師之師也。惟其然也，故其人民嗜之，如飲食男女不可須臾離。聞之，英國人無論男婦老幼貧富貴賤，有不讀書者，無不讀報者，其他文明諸國國民，大率例是。以此之故，其從事

於報館事業者，亦益復奮勉刻厲，日求進步。故報章益多，體例益善；議論益精；記載益富，能使人專讀報紙數種，而可以盡知古今天下之政治，學問，風俗，事蹟，吸納全世界之新空氣於其腦中。故欲覩國家之強弱，無他道焉，則於其報章之多寡良否而已矣。『梁氏又說，『校報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當；四曰報事確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則劣。』依梁氏的意見，國家的強弱，要看報紙的多寡良否，又爲優良的報紙定下四項標準。我們知道梁氏創辦清議報是在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到現今已是三十餘年了。這三十餘年以來，我國的報紙，無論在量的方面或是質的方面，實在不能達到梁氏的期望。換言之，就是現在的報紙，能夠叫人滿足「求知」的欲望的，沒有幾種。這實爲當前的一個大問題。

我國報紙的貧弱，乃是一個無可諱言的事實。如果追究我國報紙貧弱的原因，決不能把責任的全部，推卸在「辦報」者的身上，這和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社會，交通各方面都有連帶的關係。我們要使得國內的報紙發達，除開不需的條件之外，第一要有多數看報的人；第二要有批判報紙的人；第三要有研究報紙的人。在我國第一種人太少，大多數是不看報或不能看報的；第

二第三種人尤其少，幾乎等於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國報紙的進步自然遲緩。

這裏所說的「批判報紙」「研究報紙」可以總名之曰「新聞學的研究」。以前服務報館的人只憑自己的經驗和文學的技能就可以應付裕如了，因為過去的報紙都是保守的，即使沒有新聞學的知識也不要緊。何況他們根本不需要研究而且也不屑於研究呢。現在是一個轉變的時代，在這個新時代生存的新聞記者，必須具備豐富的常識，優良的文學技能；尤其需要的便是專門的新聞學知識。歐美和日本的大學近來頗注重新聞記者的培植，就是這個原故。我們若要立志做一個新聞記者或是對於報紙（或其他定期刊物）感到興味，都非努力研究新聞學不可。

本章提示：

- 一 報紙何以爲求知的工具？
- 二 報紙爲什麼能夠做「社會的縮圖」？
- 三 「歷史教科書」和「人生的歷史教科書」有無異同？

- 四 本地方（即所住的地方）的報紙是供給哪一個階級的人看的？能否分析它的內容？
- 五 從書本得來的知識和從讀報得來的知識有無異同？
- 六 你會否讀過梁任公氏的論報紙的文章？如沒有，何不找來看看。
- 七 你對於本地方的報紙，曾否調查他們的宗旨、材料；注意他們的思想，和「報事」的方法？如沒有，何不試試看？
- 八 你以為我國的報紙不發達，還有什麼別的原因？
- 九 你研究新聞學的目的是什麼？
- 十 你會否看過討論或研究新聞學的論文和書籍？試列舉幾種。

第二章 新聞學的性質

新聞學是否成爲一種科學，不免有人懷疑。現在有多數人把「新聞學」看做一種技術，尤其在研究政治學、哲學、物理學、天文學的人，以爲新聞學本身的體系頗難完成，非依賴別的學問——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印刷工業等不行。其實這是一種偏見，爲研究新聞學的人所難默認的。我們知道政治學、哲學、物理學都是已經完成的學問，在歐洲古代早已有人研究，而報紙的職能爲世人重視，不過是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事。至於把新聞學當作一種學問來研究，則爲二十世紀。以研究新聞學著名的美國爲例，一八九三年雖有約翰生教授在賓夕爾瓦尼亞大學主持新聞講座，然不過爲課程表中的科目。直到一九〇八年威廉博士（Dr. Walter William）在米蘇里大學創辦新聞學院；一九一三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正式成立，始可認爲正式的新聞學研究機關。又如德國在歐戰以後，始認識報紙的眞價，而注意新聞學的研究，柏林大學的附屬「德國新聞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英國的倫敦大學設立新聞學講座，

也是在歐戰以後，法國黎爾的加特力大學，其新聞學研究部的復活，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就以上的例來看，新聞學是一種新興的學問，已很明顯。

我們知道新聞學的科學的研究，爲時不久，但是新聞學已有研究的對象和他自身的體系。照目前各國新聞學家努力研究的情形看來，將來必從「新興科學」走進「完成科學」的領域裏面。現在如果認新聞學爲一種技術，乃是很大的錯誤。

新聞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把新聞學所研究的對象定爲「報紙」，則範圍不免狹隘。我們應該認定「社會裏的新聞現象」爲新聞學的對象。

所謂「新聞現象」，就是指新聞記者從社會裏採訪新聞，寫作編輯，或附加意見批判之後，由印刷機械印成報紙，送還社會。社會人士購讀以後，必發生某種精神作用，此種精神作用，常影響於社會。從採訪新聞起，到影響社會止，其間的各種現象，總名之爲新聞現象。

這裏必須解釋的，就是看報以後所發生的精神作用，及這種精神作用何以能影響於社會。

在前章裏說過，看報的目的在於求知。看過報紙之後，即在借報紙得「知」以後，必發生精神作用。例如「熱河失守」的新聞登載在報紙上面，被看報的人「知」道之後，必發生悲憤的感情，此種悲憤的感情，即為一種精神作用。既發生悲憤的感情，必思如何救國，於是生出種種的愛國運動，所以能夠影響於社會。又如時當夏季，某地發生疫癘，這個消息在報紙上掲載以後，看報的人必發恐怖心，因而喚起注意，以免傳染。恐怖也是一種精神作用。那地方的「衛生局」知道疫癘發生，就講求實施各種防疫的方法，就是對於社會有了影響。由此可知報紙經過新聞記者的製作，送還社會以後必發生重要的影響。

新聞學的研究對象，如僅為「新聞的本身」，「編輯」，「採訪」，「評論」，「通信」，而不顧及整個的「新聞現象」，仍難稱完滿。所以我們一方面研究「編輯製作」，「採訪工作」，一方面必須注意這些工作的結果，對於社會發生何種影響。就是說這些工作除了完成一兩張報紙之外，是否對於社會大衆有益。對於社會大衆是否有益，一要看「編輯」，「採訪」的技能，二要看新聞記者的意識。所以我主張新聞學研究的對象，應該從採訪新聞起，直至報紙製成以後，

對於社會的影響爲止。

其次，新聞學的體系是什麼？

新聞學可以分爲兩種：一爲純正新聞學，一爲實用新聞學。

「純正新聞學」又稱爲「新聞學原理」或「新聞學概論」。他的職能在於闡明「新聞」(News)的本質，報紙(Newspaper)的起源、變遷、種類，報紙與社會的關係，言論、出版的自由，各國報紙的概況，以及關於 Journalism (註)的各種理論的研究。

「實用新聞學」又稱「實驗新聞學」或「應用新聞學」。他的職能在於研究「新聞採訪」、「新聞製稿」、「新聞編輯」、「新聞經營」即新聞的「生產」、「消費」的研究，尤注重實際工作的練習。

「純正新聞學」與「實用新聞學」是互相爲用的，前者爲理論，後者爲實際，理論與實際，缺一不可，都是新時代的新聞記者所必需的知識。

(註) Journalism 一語的涵義頗廣，普通譯爲新聞學。例如純正新聞學，即與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相近，

實用新聞學」即與 Practical Journalism 相近。除此意之外，又作「定期刊物」、「定期刊物的經營」、「出版物」、「出版事業」等解釋。用爲此意時，頗難得一既確當又能包含的譯語，故有人就發音譯爲「集納主義」，但不如直寫原文爲佳。

本章提示：

- 一 新聞學爲新興科學。
- 二 新聞學的對象。
- 三 新聞現象的解釋。
- 四 新聞學的體系。
- 五 純正新聞學與實用新聞學的差異。

第二章 新聞的意義

「新聞」一語在現代已成為一種通俗的名辭，幾於婦孺皆知了。「新聞」二字，也和別的許多「新名詞」一樣，是從日本輸入的。但是我國唐時，曾有人集鄉間瑣事，用筆記文字寫成，題為南楚新聞。故日本之有「新聞」二字，還是從中國輸入的。後來國人把從前輸出的東西，再重新輸入。西籍中與「新聞」一語相當者，有 *Journal*, *Gazette*, *News*, *Zeitung* 諸字，就中 *News* 一字，習用最廣。

Journal 一字，源出拉丁語。羅馬大將凱撒（*Julius Caesar*）執政時，用一種牌示作為政府的告示，用意不外傳達政府的命令，使各地方來到羅馬的旅行者知所注意，這種公告的機關，名為 *Acta Senatus*。另有一種名叫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前者在凱撒歿後，即已廢棄，後者繼續頒行至羅馬帝政末年。這兩種歐洲最古的官報並未留傳下來，所以詳細的情形無由得知，此種官報的內容，不外記錄報告元老院會議的議決事項以及國民會議的重要事件。

“*Acta Diurna Populi Romani*”裏的“*Diurna*”，即「每日之事」（*Diurnus*）的意思。“*Diurna*”一語傳入法國後蛻變爲“*Journal*”，用爲「新聞」之意。一七七七年法國刊行的巴黎日報（*Journal de Paris*）即最初使用“*Journal*”之證。“*Diurna*”一語傳至英國後蛻變爲“*Journal*”一六九〇年華塞斯脫市（*Worcester*）刊行的華塞斯脫日報（*Berrow's Worcester Journal*）也是最初使用此字者。其後美國於一七二七年波斯頓（*Boston*）刊行新英週報（*New English Weekly Journal*）則 *Journal* 一字的用意已有變更。現在此字已含有「新聞」、「雜誌」、「會誌」等廣泛的意義。但其本義實爲「每日」之意，與英語的“*Daily*”、德語的“*Tageblatt*”相當。“*Journalism*”（新聞學，新聞事業，參看第二章註）“*Journalist*”（新聞記者）二語不用說是從“*Journal*”變化而來的。

歐洲十六世紀時的商業中心地爲意大利的威尼斯（*Venice*）那時候威尼斯有一種手寫新聞頗爲流行，內容揭載商業通信或旅行者的書翰。到了一五六〇年（一說一五五六年或一五六六年）威尼斯地方發行一種“*Notizie Scritte*”，篇幅只有一張，性質在「新聞」與「

官報」之間。凡購買此種新聞者，出資一Gaza（小貨幣之名），因此呼「新聞」為「Gazette」，一說以為「鵲」在意大利語為「Gaza」，鵲鳥鳴聲甚噪，與「新聞」相似，故呼「新聞」為「Gazette」。一六三一年法國有法蘭西新聞（Gazette de France），一六六三年十一月七日英國牛津創刊倫敦新聞（London Gazette），一六六二年西班牙馬德里市刊行馬德里新聞（Gaceta de Madrid），故「Gazette」一語為用亦廣。

“News”一語，據岳斯特教授（Prof. Yost）之言，為形容詞「新的」（New）加“s”字而成。岳氏謂語言的形成時代，有以形容詞作名詞用者。在英語裏面，「新的」（New）一詞，實為最古的言辭。如探討此字的祖先，則最早由梵文的“Nava”，轉為拉丁語的“Novus”，再由此轉為古撒克遜語的“Niwi”，盎格魯·撒克遜的“Niwe”或“Neowe”，“New”一字在中世英語裏，不僅作形容詞，也作副詞，動詞，名詞用。其名詞的複數即為“News”，在最初用為「新的東西」的意味。英國文學家穆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在他的傑作烏托邦（Utopia）裏曾有“Not for a vain and curious desire to see news.”的句子，這裏的“News”